

我們遇到「鳥糞扒手」

老公和我去歐洲旅遊，處處小心翼翼，慎防吉普賽扒手，還暗自慶幸每回都平安無事！

反而在美國，自認為最熟悉安全的地方，碰上高明的騙術，居然毫無戒心。寫下此「鴨子湖事件」是希望讀者遇到類似情景，能提高警覺，不要像我們一樣呆。

本文經由同屆同學陳麗妃的作家夫婿韓龍文先生協助完成，特此致謝！

轉載於四月一日世界周刊的新聞眼專欄。

姜正中

（1974 年北一女數班畢業，居住於紐約州）



我背上的「鳥糞」

都說美國的月亮同銀盤子般大，其實，美國的鳥兒排便份量有時亦大得出奇。

10 月底，咱夫妻倆從紐約州去舊金山市看望兒孫。一日天朗氣清，媳婦剛好醫院休假，她將孫子放進嬰兒車，邀我們一同去住家附近的金門公園（Golden Gate Park）散步，享受溫煦的陽光。

這金門公園裡最大的湖是 1893 年建的人工湖，名稱為史托湖（Stow Lake）。湖中心的島上，有一座綠瓦紅柱的中國式涼亭，是台北市長致贈給舊金山姊妹市的禮物。信步繞湖，可以欣賞海鷗盤旋、鴨鵝悠游、鵠雁覓食，十分愜意，我們暱稱此湖為「鴨子湖」。



史托湖上有許多水鳥棲息，不時經過的遊人會驚起湖上的鳥群

媳婦找著湖畔一張長椅，欲將吃母乳的孫子餵飽。我倆繼續往前慢走，停步觀賞鷺鷥。

隔了一會兒，我想幫忙照顧孫子，獨自轉身回走。途經一樹，忽然「啪」的一聲，不知什麼東西落在我右邊的衣背上。我側頭察看，右肩上有一大坨綠色黏稠物。正臆想著，會不會是幸運落上了鳥糞，今天該去買樂透啦。本能驅使下，我仰望碧空，只見白雲數朵，自在快樂，沒發現到天上的「散財童子」。

猛然不知哪兒冒出一名面孔瞧來像是中南美裔的中年婦女，手持一盒濕紙巾，口裏嚷著：「Bird, Bird ……」邊說邊拿出濕紙巾，在我頸後熱情地擦將清理起來。我一下子有點矇，卻倒是記得我出門散步，不習慣戴項鍊，也沒帶皮包，大概不需要警戒吧。

我老公聞聲趕將前來，離我僅數步遠，又「啪」的一聲，夫妻同命，他的背後和腿後亦落上綠色黏稠物。說來也奇，不知哪兒竟然又鑽出一名像是中南美裔的中年漢子，有刺青的手臂比著飛鳥狀，也十分熱心地用濕紙巾在老公背後胡擦瞎摸一陣。老公雖喊著：「不必，不必，我自己能清。」然而那漢子無意停手。

我在頭，中南美裔女人第二，我老公第三，南美裔漢子殿後，四人先後幾乎排成一行。我想要到老公身後觀察情況，卻讓那女人擺布得沒法子動彈；我老公八成也得到和我同樣的待遇。

不遠處，媳婦瞧我們四人抱團擠一堆，不知在幹啥，疑心大起，急忙推嬰兒車過來。未料還沒走開幾步，路邊突然蹦出個印度裔年輕小夥子，將自己的手機往媳婦手裏塞，嘴裡說道：「請你幫我拍個照。」媳婦望著嬰兒車內等著看風景的娃兒，正想拒絕，無奈那年輕人擋著去路，態度斯文但很堅決，媳婦便迅速替他在湖邊照了張相。此時，糾纏著的「四人幫」也正解體，情勢似乎轉好，咱夫妻倆正點頭哈腰，向那對中南美裔熱心人士道謝，目送他們及年輕小夥子的各別離去。

這時終於能看個清楚兩人衣服上的綠色黏稠物，幾乎潑灑了整個背部面積的二分之一，有這樣大量的鳥糞嗎？



老公褲子後面的「鳥糞」

不祥之感，油然而生，我悄悄問老公說：「你的皮夾子還在嗎？」

他摸摸褲子後頭的口袋，噓了一口氣，很快地點了點頭。

我放鬆了心情，心想「還好，沒有隨便冤枉好人」。但是這些鳥糞並沒有被擦掉，瞧來倒像是某種綠色顏料。

那不放心的感覺仍然存在，我再度停下腳步提醒：「檢查一下皮夾吧，瞧瞧有沒有少了什麼東西。」

老公摸出摺疊的皮夾，打開一看，立刻變了臉色：「現金沒了。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大概三、四百塊。」

「信用卡呢？證件呢？」

他站那兒翻了半天，靦腆中帶著僥倖的語氣說：「還好都在。」



摺疊式皮夾內的現金被扒走了

媳婦當場報警。警方在電話中查詢無人傷亡，便稱說警力不足，無法立刻派人來公園巡邏以逮捕扒手。

兒子事後搜尋新聞，發現洛杉磯比利佛山莊於前一個月發生數起「鳥糞扒手」事件，作案者是一對男女，而我倆竟然又撞上一場續集，劇尾向那對男女的道謝似乎給得冤枉了。今天這事算不算「把自己賣了還幫人數錢」啊？